

我不是華人——論林玉玲《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的身分建構

盧筱雯

國立台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一書得到美國書卷獎，開啟研究者對此書成名的質疑。回憶錄的書寫方向與出版密切相關，造成寫作的偏狹，在創作動機與記憶的真實間產生隔閡。首先是書名的嬗變暴露作者有目的性的出版，接著是作者的自我定位於「書寫」之前建立，使客觀性銳減。林玉玲在接受訪問時，談及成書過程的掙扎，回憶中身分認同的問題始終縈繞在她身上，對於她以何種角色、姿態書寫回憶錄，又如何以有色人種的身分立足於文壇，相當值得深入研究。

關鍵詞：林玉玲、華人、華美文學、原鄉



一、《月白的臉》在華裔美國文學

林玉玲（1944-）來自馬來亞馬六甲州的一個小鎮，從小立志當作家。一九六九年，當馬來西亞政局動盪不安、排華氣燄高漲的時候，她遠離家人、赴美深造。攻讀學位期間，文化的衝擊、孤立無援的恐懼和實現自我的要求，迫使她一再搬遷。林玉玲於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於一九七三年在布蘭岱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獲得英國文學碩士與博士學位。現定居於加州，為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女性研究及英文系專任教授。一九九九年七月起，林玉玲受聘擔任香港大學英文系系主任，為期兩年。林玉玲身兼學者、詩人、小說家多重身分，已出版多本詩集和論文集。於一九八〇年出版的《跨越半島》（*Crossing the Peninsula*），更獲得了「大英國協詩歌獎」（Commonwealth Poetry Prize）。林玉玲在女性主義出版社一再請求下，於五十歲生日時完成她的回憶錄《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並獲得一九九六年美國書卷獎。

華裔美國作家由於獨特的中美雙文化背景，以致在成長過程中無可避免地遭遇到許多來自美國主流社會的歧視與壓力，這些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夢魘，也是日後創作中重複出現的主題。¹對美國人來說跨文化的視野能產生不同的敘事，身份的差異和奮鬥血淚史能起激勵的作用，滿足他們自豪的民族特性。因此有力的書寫者往往能透過文字來完成異地書寫，特別是充滿故事性的自傳、回憶錄成為利於出版的新寵。

由於社會—政治—歷史的環境因素，美國的族裔文學長久以來受到歧視與偏見，使得美國弱勢族裔文學會以強調自身的經驗與特色為出發點，藉此挑戰美國主流文學。²《月白的臉》一書從族裔文學的觀點切入，將個人的生命歷程以一九六九年赴美發展為切割。幼年生長於馬來西亞，生活中充斥著多元種族，環境的複雜和變異使她不斷追求自身的認同感，追尋／失落成為拋物線，將起落的人生含括，同時也包含著自我身分的拉鋸。其華人與女性的身分是生命的起始點，

¹ 單德興〈想像故國——華裔美國文學裡的中國形象〉收入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2000），頁 181。

² 單德興〈文學選集與華裔美國文學〉收入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2000），頁 263。



赴美後又多增加一個「異鄉人」，錯綜的經驗與生存的艱辛能喚起人們承認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能在競爭激烈的美國文壇中嶄露頭角；另外，在一八八二年公告排華法案至二〇一二年通過道歉案間，美國華人的歷史與記憶也縮合抗爭和挑戰公平性的議題，在美國文壇上引起高度的關注。

二、林玉玲作為馬裔美國人

姓名代表對自我的定位，林玉玲的全名為「雪莉·艾格尼絲·珍妮佛·林·玉·玲」。「雪莉」是父親崇尚的好萊塢文化；「艾格尼絲」是天主教名；「珍妮佛」是自己取的另一個好萊塢年輕貌美的明星；「林」是家族姓；「玉」是家中所有第三代女兒共有的名；「玲」是中文名。她的姓名顯現東西文化的互動、家族與個人的制衡，每個名字都要她去模仿、學習別人。身為家中唯一的女兒，她一生要追求殊異性，林玉玲這個姓名的平庸無法安置她亟欲出殼的靈魂。後來她選擇了雪莉，也許在當時她不懂自己為何接受了 Shirley 這個名字，但是當她長大後寫成回憶錄，卻在記憶和現實中選擇了迴避華人姓名。

林玉玲在《月白的臉》訪談錄提及自己為「亞裔美國作家」³，擺脫華人（Chinese）的身分，將自我定位於亞裔美人（Asian American）的同時，即排除骨血中的中華性。表面上是擴大了華人的意涵，事實上卻隱藏了身為華人的事實。亞裔可以是菲裔、越裔、泰裔等，國籍的籠統使她能悠遊於其中，逃避曖昧的屬性；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卻是她卑視自身文化的有力證明。對她來說，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亞洲地區僅是童年曾經駐足之地，並非身分的印記，況且這個烙印並不利於她在美國的發展。從名稱的定位即可看出她始終對於身為華人感到焦慮，即使已在美國生活二十餘年，仍然小心翼翼的維護美國公民的身分。在她的生命中，即使身分經過多重的詮釋和混淆，但是最後都回到同一歸宿——當

³ 張瓊惠〈林玉玲訪談錄〉收入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368-369。



一個美國人。⁴美國人的身分讓她能保有現在自由的生活，在追尋理想的道路上一直都是美國給她機會，她珍惜這得來不易的身分，但始終誠惶誠恐。⁵

真正確立自己立足於美國這塊土地上，源於兒子的「出生」。

因為出生，可以把一個地方變成家鄉：出生地、孩童、兒時，父母把我們的臍帶埋在那裡，子孫把我們葬在那裡，然後他們的孩子又在那裡出生。家鄉有很多種，有的因為記憶成了家鄉，有的因為有展望而成了家鄉，然而對很多人來說，這兩者並不相同。⁶

林玉玲半生的漂泊讓她一直走在渴求的道路上，因此在兒子出生後，對孩子是否能立足於美國這塊土地上而感到焦慮。一九八〇年，她正式宣告自己成為美國公民，拋棄了馬來西亞人的身份。她對身分的認同代表她建構文化的價值觀，不論走到哪裡，次等公民的陰影總是如影隨形的跟著她，但從此刻起，多年來華人身分帶來的不便終於可以暫緩。

形式上的承認僅給予異境生存者明正言順的身分，然而社會上的無形的壓力與自卑，卻無時無刻啃蝕她的心。一次與兒子的衝突發生於玩鬧式的拳頭相親，她當下的反應為「中國小孩不會打自己的父母」、「中國小孩一定要聽父母的話」⁷，隨即便賞了兒子一巴掌。中西文化的衝擊始終是華裔美國文學中重要的議題，眾多書寫者無法規避這個普遍的心靈特徵。

因此她寫下了無法逃離「華人」身份的事實，藉此突顯文化交會的掙扎，讓深入骨血的傳統倫常宣告弱勢者的悲鳴。她生命裡繼承的是黃種人的價值觀，如同鬼魅般讓她無所遁逃。

⁴ 林玉玲：「我六歲上了英國學校以後不久，使用的語言變成英語，而且說得很流利，像小雨滴重回河川、像魚重回江海」。詳參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48。

⁵ 林玉玲到達美國後的第二種生活，始終覺得自己像個過客：「以外國人身分進入美國的人卻覺得自己既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那裡。她無親無顧、居無定所，從當地居民的眼光裡，她看到自己的身分：客人、外地人、局外人、待錯地方的人、乞討的人」詳參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262。

⁶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305。

⁷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321。



父親和母親狡黠地編織了一張繩網，像魂魄與鬼魅一般了無形影，卻緊緊地捆住我，把我跟每個信奉儒教的家中擺著祖先牌位的神桌綁在一起。然而海浪一波一波不斷衝撞而來，無時相同，讓我站不穩腳步，把我丟向岸上。兩種不同的勢力同時襲來，我如何周旋其中？⁸

最後，她放棄掙扎，不再守著記憶中的家園不放，不管她住在美國哪裡，總覺得自己並非身在美國。在美國的旅程依舊是不斷求索的過程，她嘗試以亞裔的身分獲得認同，並且周旋於各個學院間尋找自我的定位，矛盾與衝突在她心中擺盪。終於，她在美國找到發展的一片天。在她將自我定位為「亞裔美國人」的當下，即認同了這塊土地給她的自由，到達了真正意義上的家。而馬來西亞成為她追悼過往的「驛站」，同時經由確立自身的定位而為過去的自己找到了容身之處。李有成為這段歸返的旅程下一定義：林玉玲隱喻式的返鄉之行可以說是她重新連結血緣屬性與其離散屬性的過程，她終於踏上了朝向和解與寬恕的旅程——回家。⁹與其說林玉玲找到了回家的道路，不如說她技巧性的選擇了一個可以跨越兩側的中間值，不再抗拒自己華人的身份，但也接受成為「美國公民」的事實，記憶中的馬來西亞成了她狹義定義中的家鄉，而她的主動出走為自己贏得了後半生光榮的賭注。

三、林玉玲的馬六甲「原鄉」

林玉玲的原鄉書寫建立在棄守馬來亞的記憶和建構關於美國的經驗，書寫角度側重在地（美國）的認同，甫開始即置入對自身文化的質疑。她幼時美好的回憶來自外國文化，父親的高級劍橋文憑、好萊塢明星雜誌和母親醉人的香氣¹⁰……

⁸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364。

⁹ 李有成〈論林玉玲的回憶錄〉（英美文學評論），頁206。

¹⁰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51。



架構出童年「崇洋」的心靈，她對馬來西亞的失落來自無法再享有外來文化的刺激。移民自美國後，這些生命的印記成為夢魘，時時啃蝕著她，在她學會愛上美國之前，必須無條件的愛上另一塊土地的結果¹¹使她深覺即使得到夢想中的一切依舊無法享受。

她記憶中的馬六甲充斥著她不想聽的福建話，匱乏和貧窮侵擾著一大家子，使她不斷想逃離。在自傳中，她對自我文化的強烈控訴，可視為偏執的書寫者，即使面對的是殖民者的侵入，依然一面倒的傾向外國文化：

若說固有的文化純潔、高尚，受到殖民的影響以至於腐化、墮落，我是不同意的……我認為我不是囫圇吸收英國的殖民文化，而是積極地將我所需要的部分挪為己用，如此一來才能擺脫本土家庭、性別文化試圖用粗暴的力量將大家造成同一模式的情形。我努力尋找腐化的力量，用以擊碎身為華人和女兒的石榴硬殼。¹²

她想脫離的是家鄉的枷鎖，始終讓她備感難堪和困窘的華人文化是她急於丟棄的，因著有意識的寫作，讓此部自傳中的原鄉成為她書寫的背景，用以陪襯現今在美國生存的美好。因此她筆下的原鄉不是失落的追尋¹³，而是透過高傲的雙眼透視壓制她的童年終於遠離。

林玉玲在馬來西亞度過的二十五年，家鄉究竟在哪？是幼年時仍然富貴的大家族？是荷蘭街一大家子雜居的主屋？還是媽媽準備的草莓果醬三明治？她唯一對家鄉有強烈歸屬感的記憶是祖父過世時，一大家子披麻帶孝，跪在車前，為數眾多的堂兄弟姊妹之間，留下了短暫燦爛的歷史。¹⁴後來不論她去哪裡，這種「馬六甲是我的家」感覺不曾有過。我們可以說她的原鄉僅建立於親人間的情

¹¹ 林玉玲的「認同」建立在拋擲過去在馬來西亞的記憶，她表示若可能的話，不會選擇擁有在另一塊土地上出生的親人。參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46。

¹²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120。

¹³ 原鄉的概以血緣發源地和遷居地的關係為思考焦點。首先就帶有離開原本的生存空間而成長的背景，對於海外華人來說原鄉的定義更為駁雜，它包含了記憶中的裂痕與回顧的失落或欲望，從追溯原鄉的過程中不斷思考定位自己的身分，以此作為未來生命的發源點。

¹⁴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60。



感，父母的教育和選擇，推使她面對外界的挑戰，從她的生命歷程中，我們看到當時的馬來西亞在政治、教育和經濟中的景象只是淡去的背景，而家人間的情感才是她最終的歸屬。

此種情感上的歸依，可從父母身上得到。她對父親逾越常理的愛與破碎的家庭關係，導致後來在處理男女情愛的基礎上有裂痕，渴望愛人與被愛始終在這個不滿八歲的小女孩身上，直到離開這片土地。

小時後我非常崇拜父親的身體。他們生了其他孩子之後，才把我移到新買鐵製的雙層床去睡。在那之前，我跟父母一起睡，半夜醒來，我所尋找的是父親的身體，他很溫暖、很強壯。我會用手指頭輕輕觸碰他的肌膚，覺得很快樂，然後再縮回去繼續睡覺。¹⁵

在她的生命中，父親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可以為了贏得父親的讚賞，不惜吸食安非他命徹夜讀書，在英殖民的填鴨式教育下，贏得進入大學的門票。她對父親的情感已超越父女關係，最明顯的例子是她在聽到父親與繼母阿蓬枕邊的竊竊私語時的不安與失落。或許是母親的離開導致她對親情的渴望與依賴：

八歲的時候母親離開了我們。雖然她可能比父親更值得同情，我卻沒有學會愛她。長大之後，身為一個女人，我才瞭解當時她的生活比父親還難過，她一直努力要過好日子，但總是事與願違。身為她的女兒，每當想起母親，我總還感到一股頑強的抗拒，不願意同情她、原諒她，這種少年時代的恨意永遠長不大。¹⁶

母親在她的生命中扮演著離鄉背景的先驅者，在她八歲的時候離開，到新加坡謀生。林玉玲曾經去找過她，當時的母親過著神采奕奕的生活，新遷移地的繁榮和自在為她埋下日後出走的因子。之後父母的逝去讓她失去了回歸的理由，在收到父親臨死前的信時，上面寫著：「我希望你現在回來。」但是距離卻切斷了他們最後相聚的希望，成為永遠的遺憾。她在回憶錄中建造的原鄉除了與自我有關的親情之外，別無其他，她認為自我只有建立在家庭、父母、堂表親之間，從而能

¹⁵ 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 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75-76。

¹⁶ 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 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79。



擴大到整個社群¹⁷，完整了她的原鄉記憶。在林玉玲心中，沒有父母的馬六甲僅是一個地域，她曾經駐足過的地方，以後她再回到馬來西亞，會以一個「過客」的眼光停留於此。赤道線上的溫暖是她心中永恆的一瞥，在她覺得孤單的時候偶爾出現的影像，因為那些曾經早已「逝去」。

我夢見馬六甲海峽，輕柔、鹹鹹、暖暖的海水，夢見還同時後一邊戲水、一邊喃喃的說：「海是我的母親，海是我的母親。」有一天晚上，因為冷得沒辦法，我在老舊、鑲滿小石子的浴缸裡放滿熱水，泡在裡面、閉上眼，假裝身體下面是一顆顆的海沙，想像高不及胸部的水是熱帶海洋遼闊的波浪。¹⁸

相較於對馬六甲記憶的深刻，一九六九年至書寫回憶錄時屆五十歲，剛好人生的歷程劃分一半在馬來西亞，一半在美國，但書中對於來到美國的奮鬥史著墨得不如前半部深刻，且在美國的日子除了華人身分的不便讓她偶爾有受到壓迫的感覺之外，其餘在教學的日子幾乎平順自在。從她前後兩部的殊異性可觀察到她對記憶的篩選度高，除了在美的書寫是在忙碌中倉卒完成之外，更重要的差異點是林玉玲對原鄉的封存與紀念，此後就沒有回望的理由。

四、行銷策略作為書寫角度

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政治、社會運動中，種族平等和性別平等是兩項重大的訴求，美國文學的研究者對此也有相當的回應。華裔美國女作家和美國原住民女作家及其作品處於這兩大訴求的交集之下，自有其特殊的意義。¹⁹回憶錄的出

¹⁷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238。

¹⁸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238。

¹⁹ 單德興〈說故事與弱勢自我之建構〉收入《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2000），頁 125。



版正好搭上這股熱潮：

在美國開始寫這本回憶錄的時候，標榜自主、抗爭的女性奮鬥好像正要式微。或許正因為如此，這時我們更該重新思考吳爾芙的訴求，呼籲女性要透過母親來追溯自我。……這本書要獻給我生命中所有的女人。²⁰

林玉玲對於寫作個人回憶錄的動機非常清楚，因「女性」出版社的邀約，促使她完成此次出版，在這份前提之下，她的書寫便要符合出版社的宗旨，但現實與記憶的矛盾使書寫出現紕漏。除了身為家中唯一的女兒，經常被排除在眾兄弟間之外，她所感受到的無非是女子所帶來的便利²¹。縱使提及大家族中的女子無自主權，依附於男人之下，然事件的普遍性僅能扣住華人傳統書寫，脫離不了女性意識的窠臼。女性主義論者慣於刻意突顯女性挑戰男權，藉以建立自身價值，將女性的主體磨滅，圍繞著唯一的中心打轉。除此之外，從女性情誼中滋長的人格，能帶給女性相知相惜的錯覺，突出寫作宗旨。最明顯的例子即為林玉玲在回憶錄中提到聽斯金納的演講時，因瀰漫的大麻味而衍生出女性柔性的支持：

我領悟到了，其實會有人來幫忙的，這種感覺和兒時的經驗大不相同，在那個社會裡，人們若不真的彼此敵對，也是互不關心，而在這裡，女性朋友之間的真心相伴，讓我瞭解到事情全然不是如此……種族、階級、年齡、國籍等等不平等特權一直在分化女人，然而若是跨越了這些藩籬，這樣我們就會看到其實彼此之間有共通之處。²²

這段話在整部回憶錄中特別重要，不僅代表著林玉玲認同美國這片土地，也貶損了過去在馬來西亞的一切。從策略性的角度觀看，她置入個人對女性身分的認知，刻意拉攏女性相依的特性，符合出版的要旨。同時也引出她寫作的另一目的——在馬來西亞文化和美國文化之間擇一，藉此化解自我身分的衝突，並且再次強調自己對美國的認同。但是她卻暴露了價值觀，把美國和馬來西亞的女性一分为二的說法與跨越種族、國籍藩籬的理想相悖，書寫的矛盾將私心表露無遺。

²⁰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40。

²¹ 林玉玲曾經猜想自己參與了父母的電影約會，意味著自己是父親最疼愛的小孩。參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64。

²²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256-257。



其次，是書寫的技巧性壓過真實。她在自傳中預設悲情的身世，甫開始即以「匱乏」的童年進入，環境的複雜和「不公」導致之後成為異鄉人，她將自我的遭遇劃歸於若不出走便無從生存，生活逼她出走，除了能尋求讀者的諒解之外，亦為自己的離去找到名正言順的理由。但是，在林玉玲的回憶錄中卻不斷給人被迫離開／自願出走兩種曖昧情感，充滿著自相矛盾的情感特質，究竟在疏離中能否找到認同，取決於她對記憶的揀擇。

從這種疏隔之中產生了一種關於人格的概念，也就是因為不能被「記憶」，所以必須被敘述的認同的概念。²³

對於她所建構的兩個世界，一是真實的外在世界，另一則是心中理想的生活型態，對她來說真實發生過的事件，可經想像建立虛構的真實，而這個世界包含她所有的理想，因此「真實」並非她寫作的重點，主要是透過回憶錄將讀者帶往她所編織的世界。

如果你問我書中有多少部分是杜撰的，我會回答「沒有」。但是我還是會說想像在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想像是回憶錄不可或缺的本質。從某方面說，想像造就了現在的她。²⁴

她技巧性的回答為這部回憶錄埋下的欲蓋彌彰的種子，選擇性的建構自己的記憶，代表生活中有不可言說的情感。傳統上，自傳的價值在於它所呈現的真實——有關作者的生平或歷史事實等真相，有效的乘載著作家的生命記憶，而她的書寫卻又恰好與自傳的宗旨相悖。

除此之外，書名因出版地的不同而有差異，在美國以「一位亞裔美人的家園回憶錄」為副標題，但至新加坡後卻為了銷售²⁵改以「一位娘惹女性主義者的回憶錄」付梓，「亞裔美人」與「娘惹」在身分的界定上並不相等，回憶錄中的身

²³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2010），頁 276。

²⁴ 張瓊惠〈林玉玲訪談錄〉收入林玉玲 Shirley Geok-lin Lim 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366。

²⁵ 林玉玲：「新加坡的出版社告訴我《一位娘惹女性主義者的回憶錄》比較好，因為他們對亞裔美國人沒有興趣，他們只從馬來西亞新加坡人的角度看事情。他們的市場人員已做過市調。」參張瓊惠〈林玉玲訪談錄〉收入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371。



份問題易使人困惑；再者，當個人思想與出版牴觸時，林玉玲選擇了後者，書名特意迎合市場銷售而更動，為出版而創作的目的便不昭自明。

林玉玲寫這本回憶錄時，本應以離開馬來西亞終結，但是卻因為出版商的關係而寫出後半部在美國的生活：

出版商來找我，告訴我：「這本書屬於跨文化叢書系列，你得寫一些與美國有關的東西。」我還是不打算寫有關美國的東西，但是她就又對我說：「你要寫關於美國的東西我才出版」²⁶

因著出版社的催生才有後半部在美國的生活，對創作者來說並非自由寫作，站在出版的立場寫作使得此書的創作動機不純粹，無法擔任個人記憶的回望者。從有意識的寫作到出版社的介入，《月白的臉》是否能作為創作者行走一生的軌跡，足以豐厚此人的生命意義，是值得爭議的。

五、結語

從書名的定義來看「月白的臉」宛如躺在搖籃中仰看人們的臉，亮晃晃的月光閃爍在她們臉上，忽明忽暗的，如同她的生命一般看不清自身的歸屬。林玉玲的一生就在尋找定位和遷徙中渡過，幼年的記憶既模糊又清晰，狠狠攬住她對命運的渴望。當她離開家鄉再回頭書寫曾經發生的事，便同時有了讀者和書寫者兩種身份。班納迪克·安德森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中述及傳記依據其自身的性質，所有意識內部深刻變化都會隨之帶來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歷史情況下，敘述（narratives）就從這樣的遺忘之中產生。在經驗過青春期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變化之後，就已經「不可能」再記得童年時期的意識了。²⁷所有的回憶錄

²⁶ 張瓊惠〈林玉玲訪談錄〉收入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371。

²⁷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2010），頁276。



在被敘述時，早已被置入不純粹的因素，擁有作者個人主觀的情感及立場，既然記憶不可能被重建，作者僅能在有限之中重塑曾經。記憶的裂縫給了她們一個強而有力的藉口發表自己的演說。

這種疏隔之中產生了一種關於人格的概念，也就是因為不能被「記憶」，所以必須被敘述的認同的概念。²⁸

林玉玲寫使用自傳的方式寫回憶錄，不論在時間、空間上皆不可能完整重現真實生活的細節，以現在的「我」評斷以前的「我」，基於立傳者的私心與好惡，在其取捨及選詞的運用下，自傳到底可以擔保幾分誠實與真實，其實非常可議。²⁹林玉玲說自己寫這本回憶錄的原因是為了讓現在仍在馬來西亞生活的華人記得瞭解他們過去的遭遇，和一般馬來西亞人比起來，以前華裔馬人較為富有，現在的經濟政策讓他們成為二等公民，必須喚醒他們正視自己是真正的馬來西亞人³⁰；與其說她為馬來西亞華人發聲，不如說她在這樣的聲音中試圖尋找自己的定位，並且為自己的離開找一個理由。因為她所有的書寫完全以美國視角回頭看馬六甲，對曾經生存的空間展開廝殺，此種作法並不能使馬來西亞華人感到重視，一脈相承的種族在回憶中交戰，反而變本加厲的在他們心上刻下傷痕。

書寫可作為生命的印記，無可避免的與個人品格產生聯繫。以族裔的身分創作獲得利益之後，再將國家意識丟棄，踐踏曾經生存的家園，或以出版為創作的目的，讓生命經驗蒙上塵土，都會影響回憶的真實性。她選擇性的建構原鄉，鞏固了「亞裔」的身分，但失去的卻是整個馬來西亞。

²⁸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2010），頁 276。

²⁹ 張瓊惠〈從「我是誰」到「誰是我」：華美自傳文學再現〉收入何文敬主編《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台北：中研院歐美所，1996），頁 57-58。

³⁰ 張瓊惠〈林玉玲訪談錄〉收入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頁 373。



參考書目

- 尹曉煌〈青出於藍而別於藍：美國華語文學之起源、發展、特徵與意義〉《中外文學》第34卷第四期（2005/09），頁55-86。
- 王智明〈亞美研究在台灣〉《中外文學》第33卷第一期（2004/06），頁11-40。
- 李有成〈論林玉玲的回憶錄〉《英美文學評論》第17期（2010），頁193-208。
- 李有成《在理論的年代》（台北：允晨文化，2006）
- 何文敬主編《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台北：中研院歐美所，1996）
-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台北：麥田文化，2001）。
- 紀文元、李有成《生命書寫》（台北：中研院歐美所，2011）
-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2010）
- 張錦忠〈變易與交易：亞美詩人陳文平作品中的文化屬性與地方感性〉《英美文學評論》第21期（2012），頁167-187。
- 張馨函《馬華旅臺作家的原鄉書寫研究（1976-2010）》（台北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07）
-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2000）
- 馮品佳〈漂泊離散中的華裔馬來西亞英文書寫：林玉玲的《馨香與金箔》〉《中山人文學報》第16期（2003），頁33-45。

